

卷之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荅李秀才書

荅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上郎侍郎書二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
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
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之無使天下謂制

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
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
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

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
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
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
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
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
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

之否則君子撝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
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
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
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
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
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羗酋梗邊主上方
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
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
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
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
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
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

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

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竒意欲
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犖犖有
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
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
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
庠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
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
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
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
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
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
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

人皆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
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警
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
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
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
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紕
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
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
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
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

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子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怱怱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磋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益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

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旣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縣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

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
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
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
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
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
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
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
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
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
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

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
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
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
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
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
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
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旣除喪矣而繼以疾
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
然不即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
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嚮往而又
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
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蠢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
閣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
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
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踈絕之罪
者也然閣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
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
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叙感
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
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閣下
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
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

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
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廢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
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
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
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
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
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
敢必然覲也旣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
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罰箠空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頃又出於其

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棰以督之鞭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

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閭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閭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閭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閭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閭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閭下惜此也在閭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閭下常立天子之側

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
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
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
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
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
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
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
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
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徃徃憎人之言言
有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
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
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
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
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
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
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
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
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
行義者少矣况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
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
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耻及之惟通古今而明

者當不以世之所耻而廢人之為善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書而徵諸海內外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書而徵諸海內外
其言亦不以此為
事自論師書事
平州人無資
頗益補以
某今日
也于非
之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書

無聞大上張太博書二

不映要上人書

代人士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二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荅孫元規大資書

荅孫少述書

荅王該秘校書二

卷集十一
一
答張幾書

答楊忱書

答陳柅書

答余京書

答王景山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憮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

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蠢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

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鳳重卦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

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

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歆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嫫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淫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及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怩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踈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

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寘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熠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閒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

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又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

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母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

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謹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

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又之其為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闊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本意出以荅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為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為朱先生叙字且賡所賦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郵辟為之柰何近日

人事可嗟可恠者眾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荅王該秘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為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為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罪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誣道而信身者顧

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誣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入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

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
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
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
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
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
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
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
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
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
言也可以已邪

荅陳柅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

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
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
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
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
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
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
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
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
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
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
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
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

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閑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荅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荅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

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
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
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
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書

荅郝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 復圭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秘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荅王逢原書

荅王致先生書

回文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荅范岫提刑書二

荅孫莘老書

荅俞秀老書

荅宋保國書二

荅熊伯通書二

荅蔣穎叔書

荅邴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

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
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
言及於此祇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
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
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痞喘稍瘳
即苦瞶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
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墻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
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

衙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
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為時倍保崇重無任禱
頌之至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
仰山川阻闊修問曠踈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
慶新正伏冀為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章卷之七書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
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
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
無緣追路且為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叙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為恨更煩專使
貺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
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
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
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為道
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為恨忽復改歲豈勝

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
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
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
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
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
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
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
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
也某不為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
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
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
謹奉手啓不宣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
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
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秘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
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
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

以公函見賜竊慙忤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
愛他留面陳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
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
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
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
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
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
愛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
動止萬福鵬已領得感忤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
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
稍寒矣尤宜自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
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
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
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
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
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
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
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送之幸一

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十里自愛不勝思懷也

蘇美矣太自愛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凡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

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計愁苦豈可以言
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
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
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
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
上問不謹幸憐察非民之愛孰向其誦謹不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
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閣下治
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已也惟以道自釋餘留
面究也蠶麤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
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
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
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
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
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
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
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美仰美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
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
宣

荅王致先生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獎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

台座

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

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叙感日調營從之東馳布悃幅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行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閒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闕想日得從容也

荅范岫提刑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叙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
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
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叙非面叙不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
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
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
營理報寧庵舍以侍遊榻餘非面叙不悉未相見間
自愛令弟見訪關於從容及間邀之已過江矣聞不
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
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
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
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
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係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
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叙不可宣究也

三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
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

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
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
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自重致非荅蔣穎叔書

阻闕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
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
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
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
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
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
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
令人勿着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

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
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
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
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
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
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
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
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
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
也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教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大三免啓二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

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

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

受天閒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

典司密命揔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

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

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

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

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

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岨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憇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香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事樞勲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戢實被悃悃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字號崇獎者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
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
貴器華問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
間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袞之歸
豈晚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踴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
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
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
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
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
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
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
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硯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
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篲之虧國勢已安
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
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緡敷告庶位交忻歷選
迂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
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子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
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

者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
后學皆會於本原揚乎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
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
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
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
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
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
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
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
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緡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已不遑切以聖明
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踈
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
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
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
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闊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旌
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
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
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采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

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
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
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
美務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
歸賁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教啓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
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
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叙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觀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
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
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
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効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
某久曠舊恩尚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効知馳義之所
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間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
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
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尚負品題
之賜每愧愚庸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
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此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
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
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
還得參勸講已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
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
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
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 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
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
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驚隆名於四海大忠無
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蓄庇
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
免瘵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
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 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
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
愛志務上同有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
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
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

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刻章上
奏辭寵更堅惟祗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勲乃稱
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
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
成義惟兼善特借末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
任揔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
塵事任叅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
效又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寘辨章之

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憐
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
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
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
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縉之恩遂膺顯服
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
自翱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
未皇贊喜特在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
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
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
恬養之休棠訟日清文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
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貺其爲感戢實倍悃悰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
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
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
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
明哲尚屈謙虛况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
沖守以對茂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噩察推啓

荅交代張廷訊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先狀

荅程公闢議親書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
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
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睠睠
祝頌實倍等夷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
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
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
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寔長惟勲德之並隆宜福休之
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

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顧叙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誅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叙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闡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

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其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慙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罇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

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踈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

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
憂汙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
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
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
將安所念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
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願副人所
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
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
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
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
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
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
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悃發中臨啓
怔忡果於得請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
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
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
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
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
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
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况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
安恬福履膺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
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
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
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
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
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
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
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
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
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
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
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
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雋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
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
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
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
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旣祖取道恨造門之獨
後慚追路之不遑尚幸仁明儻存哀愍身於此望

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垂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荅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湏伏惟爲上自願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貺華牋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荅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

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干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輓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問乃後門闌之廝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
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
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筭之用有
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
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
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
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
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
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
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
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
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
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荅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
既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逮
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
占旣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
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
謝伏惟照察謹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大...

聖金...

...

...

...

...

...

...

...

...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資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肇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

荅定海知縣啓

荅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荅馬太博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荅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
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調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

為國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
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
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闡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
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
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
按部聳群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
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
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
覲佇叅醴嘏以協具瞻北律方嚴冲真尚遠希上為
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
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
之本紬祕延閣剴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
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
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
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詔
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
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
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
得魁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
守強濟出天嫺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
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
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
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
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
之後自歷煩任罄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
國寶是乃拜綸綽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
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勲彈琴之不下堂行聞
異政

上宋相公啓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于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荅優爲體覓略去等夷繫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崑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踈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

袞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官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禋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駿馭旋屬園虛耀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燁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
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丕天懿
文華國躋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
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
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
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
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
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
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
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
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
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
之孤風但傷間闊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
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間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承
乏一涯彌闊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
鉅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
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
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粹召
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

肅宇蔭尚遙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外臺題本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穴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
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鉅
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
衮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
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
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勲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
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
雲尚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冀見敢謂

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貴塵容過形謙柄外惟
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
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鑿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
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
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艱鷗廳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
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
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
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叅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
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
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屣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
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
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
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
清切之禁伏冀爲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闢踈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
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
兵農之大寢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
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
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類載
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
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
已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
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颺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
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
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

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
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
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
之郡即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
烏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
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
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
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
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
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

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
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
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
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遷可拱而
俟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踈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
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
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
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懽坐忘介子之

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者明朝所貴
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收養之仁士民
猶賴而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蠢愚其卒比賴伏
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
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
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
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嫻之風可以厚
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
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
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
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
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嚮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
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
繼陳悃悞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
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
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
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荅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吟叨綴戚媵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
甲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旣欽承德履
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
敢圖風誼速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
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旣

荅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
惟知感悚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願
良副所望

荅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
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
承拜置前誦玩亡斃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
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
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竝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
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
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
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
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
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

萬里聲教所暨慶抃率同俯念空踈夙叨存記綰縣
章而祗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
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
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
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歛板
即趨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悃幅進叩高明荷温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
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踈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
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荅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音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
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尉
至深叙陳不既

答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
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
歲云郁沐物且長羸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
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觀以
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
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温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
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
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答
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敘彌高天老之
台通謁爲儀寢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
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
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聯仕逮濬明之
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
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

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幅負喜盈觀聽某久從外
補述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
厚度越于常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

代人作

某啓辭闊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
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
至前承拜知悚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
汪翔盛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
鎮此襟帶旣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
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之館方指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
國家試能補郡籲俊熙天即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
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寢爲俗吏
瞻榜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贄見之儀益切瞻言之
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
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
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
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
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
豐規振俗遄躋三代之隆嗟彼羗豪警吾邊吏有嚴

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
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叢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繫
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今具美與
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
目安佔宿邸之移文跽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 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 恩賜

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
選冒榮之辱撫已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
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
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
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

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踈
逢世治文追師鄉道負冠方履有賤儒之名高文大
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
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
俛首干進漸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旰遂負書而應令
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
法座輦試殊庭僅成骹骹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
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
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曲成其彙
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
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
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污廉潔之尚

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推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

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柰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

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

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旣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

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太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

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

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
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
而已蓋所以榜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
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
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
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
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
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
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

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任事
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
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
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
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
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
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
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
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母以此爲
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
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

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

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甍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復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之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
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
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
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

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
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
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
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
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闕
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
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
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又
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
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

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

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

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杖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

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撥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誦
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徒囚
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
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
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
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
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
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調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
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
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
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
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
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
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
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
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
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
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
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
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
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
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瞽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干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汝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閔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旣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旣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旣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醜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億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

臨川先生集卷第三
三
澈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
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
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函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
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